

佛藏

《第十三期》

1999年6月

國內郵資已付

台中英才郵局

許可證

中台字第3626號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雜誌

誌

僧伽禪修教育專題



■僧伽禪修教育

■大藏禪要心得

■禪七心得



錄

■僧伽禪修教育

- 2 我對僧教育的一些看法／如悟法師
- 6 佛學院僧教育之禪修課題／宏印法師
- 11 中國佛教之命脈——禪觀教育／惠空法師
- 15 談僧伽禪修教育／宏吉法師
- 20 現代僧伽禪修教育芻議／聖凱法師
- 26 也談僧伽禪修／馮學成

■大藏禪要心得

- 30 卻故所來徑，蒼蒼橫翠微／釋真明
- 33 大藏禪要心得感言／釋常能
- 38 大藏禪要心得報告／釋常尊

■禪七心得

- 42 白雪紅梅迎春來／釋妙性
- 44 夾縫中求成長／釋德藏
- 45 第七屆禪七心得／釋妙元
- 46 走過來時路／釋證成

■招生簡章

- 47 慈光禪學研究所第四屆招生簡章
- 48 慈光禪學院第四屆招生簡章

我對僧教育的一些看法

如悟法師／圓光佛學院院長

壹、今昔僧教育之比較

台灣的僧教育隨時代有所不同，過去

我在讀佛學院時，課程有佛遺教三經、百法、五蘊論、唯識三十頌、二十頌、中印佛教史等基礎科目，昔日所學對我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圓光現在的課程較三十年前比較，有多層次學制的差別。基礎上，高中部（初級）課程的安排仍有成佛之道、佛法概論、佛遺三經、學佛行儀、沙彌律儀、彌陀經、中印佛教史等通論性的課程，大學部則在佛學上加強原始、部派佛教，禪典導讀，俱舍論、大乘起信論、哲學史、英、日語等，研究所的專科佛學則有研究中觀、唯識、如來藏思想、中國八大宗派、近代佛教史、中國佛教史等。固然有大致上的課程理念與科目，但許多時候是以老師的取向來選定。譬如說今年請到的老師是專長於淨土，那我們就開淨

土的課，如果沒有，就開天台、華嚴。主要是現在師資難尋，若要按年度固定的課程來安排，會有現實上的困難。

不管在家出家皆來自於現在的社會，而現今社會，又因個人主義、現實主義太強，且受各種媒體、垃圾思想的熏染，所以這代的年輕人多多少少，會被這種文化影響，所以佛學院在管教方面，必須花費許多心思，更要用心用力。現在年輕人確實不像以前，能夠尊師重道，必須花費許多時間去改變學生的思想、觀念和行為，去幫助他們轉化、淨化。這和四十年前相比，我們那時候的學生極為單純，社會上民風也樸實，大家都很敦厚，沒有像現在人這樣生活腐化、複雜及種種事端。所以感覺起來，現在教導學生真的比較不容易，學校師長也難為，因此輪替得很快，多少會造成生活及教學上的不穩定，但我們並不因此就放棄或灰心，而是更積極的去學

習多方的管教方式，增加我們教育人員對習氣煩惱的了解，這樣才能對學生在心性方面的陶練有所幫助，培養出真正的道人及出家人的氣質與風範，將來才能夠領導佛教。

貳、圓光禪修部的介紹

禪修部的課程重在行門的實際演練，也有數門禪典的教學，如：牧牛圖，滄山警策，高峰禪要，諸祖語錄，以前還有傳和法師所上的禪宗史及釋禪波羅密。禪修部的學生只是選聽課，並不需要考試，這樣安排是希望他們不要偏離教理，對禪法真正有所了解，避免在修行中，因無知導致不必要的錯誤。

當初開設禪修部，是因為在修行過程中必須具足戒、定、慧三學



，佛學院在慧學思想上比較多，戒學上也漸漸起步，定學實踐上比較缺乏，要培養人才必須三學具足，所以我們才會開這個禪學的專修部，以傳統禪法來培養現代的禪師，希望中國寶貴的禪法能夠繼續傳燈下去。最主要是修行的人，不管在家出家，沒有經過禪修的話，不能止觀雙運，很多修持的功夫就不能落實，唯有依禪觀的淬練，才得以開發慧學與定學，也才可能斷煩惱、了生死。

雖說大陸佛教已遭文革摧殘，許多有名的禪堂也已衰敗不堪，文革在佛法人脈上的徹底破壞，影響傳承甚巨，但以禪宗的歷史來看，禪宗是最能適應中國文化的一個宗派，所以幾千年來才會有興盛的過程，作為後代的我們，不可數典忘祖，還是要把中國傳統的禪法繼續發揚光大。目前佛教在大陸上復興的很快，禪堂、禪林、古道場等，都慢慢復建起來，依大陸的人口來講，只要他們繼續在人才方面培養下去，二十年、三十年慢慢會有優秀的禪師出現。但是在台灣，沒有傳統禪師在帶領，所以有許多人，找不到用功的方法就

往藏傳佛教，或南傳禪法去學習，反而對我們自家禪法有些輕視。未來大陸佛教會不斷興盛，我相信大乘禪法終究會復興起來，只要方向正確，在人才的培養上多用心，漸漸在禪法上紮根，終有花開果熟的一天，這也是我們的使命。

禪修班的規模是圓光師長往大陸高旻寺，江西雲居山實地考察來的，我們學習他們的規矩、鐘板，記錄大眾的用功方式，回來後依祖師語錄典籍建設自己的禪堂，後來又請到明初老和尚，他對中國的禪非常有經驗，在禪法上下過六十年的功夫，所以我們禪堂經過他老人家短短幾年的帶領，對我們建制及恢復叢林的道風上，非常有幫助，只要我們繼續努力以赴，必能將禪法發揚光大。

出家人在戒、定、慧不該有所偏廢，那方面不足，對修道都會有影響，《菩提道次第廣論》中也有強調三學並進的重要，所以學院方面在課程中會加強學生禪定的功課，如早、晚課都有一段時間靜坐，每天早上課程開始之前，全體共坐一枝香，每星期有一門課用來禪修，這主要是讓

學生們在三學上有一個平衡，這是我們目前僧教育中的一個重點。

參、學院教育與師徒制教學

佛教傳到中國來最早是以師徒制為道場的導向，後來慢慢演進，又形成叢林道場的集體生活，大眾必需在戒律上及行、住、坐、臥等威儀上，被要求成為佛教的風範，代表佛教住世的形象，所以整個風潮也是不得不從師徒制走向叢林。以現在多元化的社會來看，佛學院延續傳統叢林的集體教育，經過學校式的課程安排，讓來這裡受教育的同學，有學習系統，容易貫通，這樣訓練下來，將來才能走向社會，面對多元化的時代。

師徒教育與學院教育同樣是在培養人才，但學院中多元化，多方面的學習較為平穩，而師徒制較為單純。目前我們看到的好像比較多是師徒制，但是師徒制有一些缺點，譬如容易因單一師長，形成思想的局限，若以優點說，則是跟著學養有成的師父長久修習，因專一不雜，也容易成就；可是，如果有的出家常住是經懺道場

，出家後都在佛事中忙，就會沒有時間深入經教，人才不易培養，而佛學院中，有各方來的師資，同學過的是團體生活，接受各種訓練，視野、心胸容易開闊，比較能夠有佛菩薩精神，利益一切衆生，這是佛學院教育延承叢林後的新風貌，有屬於學院的特殊點。

至於我在教弟子時，並未勉強他們一定要修什麼，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相契的因緣，是淨土，當然很好，如果他相契於藏傳、南傳，或北傳各種大乘的行門，我認為這可以各自去發展。整個佛教都是佛說的，大小乘的不同也只是在悲心悲願的差別，義理上都是要了生死斷煩惱，只是大乘提倡要慈悲度衆，六度萬行，所以說，不管修什麼法門，都可以圓成自己的根性。佛陀時代的十大弟子都各有他們的特殊點，各有各其修持法門，不會，也不可能都像佛一樣，或像誰一樣，每個人各有各的才華及興趣，只要還在佛教正法當中，都可以自由發展。而離師參學の時機，應在本身基礎穩固及專修功夫成熟後，才考慮外出學習，如果你什麼都只懂一點，卻

只因一個環境住膩了、不習慣，想換另一個環境而到處跑，是很危險的。古代大德之所以外出參方，是在學有所成之後，爲求心的突破而外學，不像現在的人，還沒有一個頭緒就想往外跑，結果跑得心猿意馬，身心不安定，除了看不出任何成就外，甚至道心也因而流失了。

肆、戒律與僧制的關係

戒律是修道之基，也是維繫僧團生存的重要命脈，台灣早期並沒有以戒律爲專修的道場，這十多年來才在懺雲、道海、廣化等長老及多位大德的倡導下，興起幾個較有規模的戒律道場，我以爲這是在社



會風氣敗壞及僧團紊亂、無人領導禪修等環境因緣的反省下，想從戒律中安身立命，走出出家人的一條路。一個人的修行過程，有的人喜歡專修禪，專修戒，或專修義解，這並沒什麼關係，個人培養一門深入的修行實力，重要的是要斷煩惱、了生死，還是必須三增上學的具足，這是不能有所偏廢的，若偏了，仍是達不到佛法住世的根本目的，所以不是光有哪一點特別好就可以了，目前雖然各有偏向，仍有其不可否認的價值，若能夠更進一步，將學有所長供獻於教團，乃至廣大於衆生，使大家能夠分享修法的喜樂，就更圓滿了。

再者，教團制度和個人的教化力是很有趣的問題，制度很重要，個人教化力也很重要，是不是說，大家都在重要之中能夠犧牲一點點，將大家的個人才華與智慧，放在共同的制度下運轉，這樣恐怕才是長久之計。過去妙果、覺力老和尚及台灣許多長老，多是個人發展，個人打江山，但後來的命運都是人亡政息，難以走上長遠的路。制度和個人才華應該結合的理由是：沒有制度或制度僵化都不好，個人主

義太強也是不好，此中各有利弊，但我個人還是希望走上制度較適宜。從歷史上看，僧團的結合才會產生力量，既然要僧團的結合，那一定要有制度管理，個人勢力太強，在台灣這樣一個小小的島上，並不是一個永久的走向。

佛學院就是在整個沒有制度的環境下，希望從思想的教育裡提倡一個制度，像同學們都必須上《僧伽制度論》，這就是希望我們下一代的人，把制度建立起來，不要像現在這樣，一盤散沙，各自為政，雖然表面上呈顯欣欣向榮之景，但是必然經不起時代的考驗。太虛大師曾說：「時代越進步，科技越文明，佛教會更興盛。」這在說明佛法經得起歲月的考驗，但這還得大眾的和合團結與努力，我們必須弘法利生，把佛陀的教法傳承下去，讓更多人受益。

伍、僧教育的其他看法

在培養僧才上，須花費極大的人力物力。圓光大部分的經費是靠自己，雖然我們也有組織護法會，卻是收入有限，想要

照自己的理想去辦好僧教育，無奈限制於經費，可說是慘淡經營，收支恰恰平衡而已，要想在硬體及軟體上加強實在是很困難，除了師資的不足外，經費來源確實是辦學中困難的部分。現在學生因為受了九年，將來還有十二年的義務教育，整體教育水平都提高了，我們的師資若沒有隨之提高或加強，很難教導學生，所以我們在研究所學生的培訓上，主要希望能栽培出自己的師資，所以整個教育中，不論硬體軟體，都需要經費的支持，私人辦學最困難，最需要突破的就是經費問題。我常常會對別人說僧教育的重要，希望就像國家的教育有所謂的教育捐，我也期待，每個寺院道場，每個佛教徒，都能夠捐獻一點教育捐，幫助僧伽教育。辦好佛教教育需要整合大家的力量，這是一個百年樹人的大事業，須要每一個佛弟子的認同與努力。

現在居士學佛很普遍，且護持三寶心亦強，但佛法的住不住世，是扛在出家人的肩膀上，沒有僧人的自我修持、身心莊嚴，很難轉大法輪。現代出家人除了佛學上的專精，修持上的成就，對社會、政治等大環境的事，還是要去關心了解。從中國佛教史去看，過去有三武一宗的教難，除了出家人自己不守佛規戒律、只謀私利外，就是沒有善盡資源去關心社會，累積太多財富之後，便會讓政府、社會大眾起覬覦之心，所以民初才有所謂的「廢廟興學」。目前臺灣仍有許多出家人沒注意到這種情形，恐怕會埋下未來的禍因，歷史上的教訓告訴我們，取之於十方，還必須真正用之於十方。現在社會上有許多亂象，尤其是假冒宗教之名的，對教團的傷害極大，為了讓佛法裡的菩薩行能在社會上長久生根下去，我們一定得獲得群眾的支持，環境與我們密切相關，這是不能忽視的重要問題。

佛教的財產，也就是所謂的三寶物，在今天各自為政的山頭主義下，辦學的人經費拮据，不辦學的人，寺產又一大堆，所以整體佛教資源沒辦法整合運用，這種發展只會讓想辦教育的人，沒辦法有大格局的伸展，而教育卻是需要許多資源才能辦好的事業，大家既不重視，難免很快就須面臨青黃不接的命運。

佛學院僧教育之禪修課題

宏印法師／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

一、個人的辦學經驗

談起佛學院的僧伽教育，對我而言是很深刻的。我在念初中的時候非常愛看佛書，我的剃度師父續祥長老就寫信跟我說，他要辦佛學院，叫我去讀佛學院，結果一直到我當兵回來，師父的佛學院還是沒有辦成。師父說純男眾佛學院才能念，那個時候台灣沒有男眾佛學院，只好去慧日講堂。因為全台北市只有慧日講堂不趕經懺，是講經最多的地方。後來自己自修、到處聽經，到大專佛學社演講、和大專學生互動，然後被中壢圓光寺如悟法師請去

當教務主任，在圓光住了六年。想起自己年紀輕輕十幾歲就出家，卻沒有辦法真正接受很嚴格、有系統的僧教育，有感於台灣光復以來道場寺院辦學不多，如悟法師想辦學，我們就跟普獻法師一起，雖然經驗都不多，但就在民國七十年辦圓光佛學院第一屆招生，這讓我比較有機會思考台灣的僧伽教育，注意到台灣佛學院的過去，和現在種種問題。

二、僧伽教育的重要性

僧教育當然很重要，現在台灣佛教出現很多問題，就是因為青年僧沒有好好教

育。例如現在佛教一下子很多道場都要辦大學，還有爭取「佛誕節」放假，這些雖是好事，但我認為我們想作這些事，所應準備的條件還不夠。佛教想辦大學，可是有多少教授、多少學者是佛教徒？或是能去領導大學、教書的出家人又有多少？自己人才不夠，教團又無法團結合作、互動也不夠，大家都想當祖師開辦，各顯神通，佛教缺點統統暴露出來。以前黨政官員不清楚佛教內部如何，現在則知道得一清二楚：這是因為大家要辦大學、辦醫院，政府希望我們協調合辦，但是大家爭來爭去不相讓，出家人講究享受，生活富麗堂皇，彼此各擁山頭不團結，所以他們看出佛教的問題了。

印光大師說：「不當住持、不傳戒、不收徒弟」，如果每個人都這樣，佛教就完蛋了；但他這句話是對治義，可以看出當時佛教亂傳戒、亂度徒弟。現在台灣也是如此，剃度、受戒沒有一定標準，出家也沒有規劃出家後的教育，有些出了家，也不和師父學，到外面紅祖衣就穿起來了，大轉法輪，沒多久就要上電視了，到處

化緣要蓋道場，這都是出家後沒有強制性的僧教育之結果。古時候說出家三年不離師、五夏學戒，這些現在沒有人尊重了。我出家四年多，沒有離開師父學習，要當兵的時候，師父說：「我看你穿這套衣服去軍隊報到，也希望看到你穿這套衣服回來。」我的確依教奉行。假如中國佛教會有足夠的權力，對於沙彌應該要受幾年教育，才能受具足戒，那更好。

三、僧伽教育的方向與次第

1. 僧伽教育的本質內涵

我們如果站在佛教是宗教性質的立場為出發點，僧伽教育應是培養出家眾，在寺院僧團共同生活中的僧格教育。從這大原則、大方向來思考，如果用設立世俗大學研究所的教育、治學方法、環境來培養僧伽人才，這個落差可能會蠻嚴重的。在圓光佛學院辦教務時，我建議用「三學總持」當院訓，亦即培養住持正法人才、續佛慧命是佛教第一個使命。

信解行證是修學的次第，解是教量、行是證量，對經律論的研讀當然是不可少的；而在行持上，美國教育家杜威說：「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放在出家人來講就是「生活即修行，修行即生活」，出家人是甚麼生活？出家人基本原則不能離開僧團生活、僧團環境，各道場不妨有專宗的偏重，但基本精神上，寺院本身就需營造造成一個修道的場所；日常作息、早晚課、一天多少功課，就是陶冶陶鑄、培育僧才的搖籃。進入出家就是入眾，僧團裡面就是一個修行的環境，過寺院生活就是修行生活。

2. 先培養宗教人才，再培養學術人才

近十年來，台灣佛教學院的發展演變，又進入新的領域，比如說接觸到國際佛教的互動，它的視野更寬廣；研究方法也受到日本、歐



美新的治學方法的影響，比較導引到知識性、方法論、考證學、語言學的方向。但這種將經典支支節節、片斷割裂地研究，若學習的份量放太重，會是一種偏差。台灣佛學院的研究不一定要步日本的後塵，這可由佛教大學所設的佛學研究所來運作；寺院主導的僧眾教育，在初階段，要先透過對傳統大經大論的研讀熏習，培養戒定慧、慈悲喜捨、宗教的道心、信念與情操：比如說對生死、無常、世間是有漏法，這種深刻痛切的生命砥礪；出離心、解脫道等修行理念；以及菩薩道、菩提心、大乘悲願的長養，然後在此基礎上，就可以提出一個更超越、更不同新的詮釋。如果不懂傳統經論，直接接上新的詮釋，那在宗教情操、心性修行上可能就有斷層，不能銜接。

我個人可以閱讀學術界的新作品，而且向來也能掌握學術界新的發表、新資訊，我覺得要了解它，也不應該與它們脫節，可是我從很傳統的道場出來，出家三十多年了，接觸到印老的思想，也接觸到現代的治學方法，我還是覺得先從傳統打基

礎是對的。我看到很多人，擅長世間治學方法、引經據典、原文對讀對照，有專業的優越感，有其成就的地方，但說到要為衆生苦難、為佛教承擔的悲心願力，那不一定有。前年元亨寺辦「研究生學習論文發表」，我的專題演說就講「宗教人才與學術人才」，我思考這兩者還是有差異，出家衆要有博士學術人才，但常態的僧教育應該是先培養僧格，所以我認為我們應先培養宗教人才，再培養學術人才。

四、整體佛學院教育的概況

1. 師徒制與佛學院教育的差別

師徒制的優點是，假如師父本身德學夠，跟著師父學，就成了宗風，真正能夠燈燈相續、衣鉢相傳，甚至青出於藍。但台灣師徒制太標榜子孫道場，缺乏不同宗派間的互動，格局不夠寬廣，就佛教長遠的發展來看，不見得很健康。當然，這要看領導人的風格，也不全然這麼說。中國佛教史上，隋唐佛教最鼎盛，各宗派各領風騷，但當時佛教是互相學習，而且保持很好的互動。

以前在圓光、寶華等佛學院設計課程的時候，採各宗各派兼容並蓄，我的思想受印順長老影響較深，可是我不會把印老的思想當完全的主軸，那一位天台、華嚴講得好，我們就把那位老師請來，禪、淨土都是如此，讓它各擅勝場。辦佛學院應該給予來上課的學生，有機會認識各宗派的特色跟領域，至於這個學生契入那一宗派、那一法門，讓他自己選擇。佛學院教育如果能兼顧到各宗，這對出家僧格與學問的養成，會比較全方位、比較宏觀一點；師徒制則比較侷限。

2. 台灣佛學院教育呈現的問題

現在佛學院普遍的問題就是師資少，有些老師身兼數職到處兼課，學生跟老師的互動、共同生活的機會少，這就差了。比方說總是看不到院長，教務主任、訓導主任也都不住在學院，這種學院會辦不好！因為主要領導辦學的人，除了課堂上的授課，他還要身教、以身作則，跟同學生活在一起，這是很主軸而重要的；台灣到處在辦學，但是學生穩定度不好、流動率多、向心力不夠，和這點有關係。至於課

程的設計、聘請師資，大多數大同小異，最近顯出風格來，像慈光禪學院就很有風格，以禪學為重，世學、社會學就不一定比例擺那麼多。

台灣佛學院規劃，我希望各佛學院展現其風格與特色，顯出其差異性，不要都差不多，而要「差蠻多」，且是差在好的地方；這樣我們到各學院去，都可以學到別的地方學不到的內涵。目前台灣這麼多



佛學院，各有特色、各有優點，只是我的經驗感覺，課有點太多太雜，有些佛學院一個禮拜上十二至十五種課，學生要樣樣精通、全才教育，我看是太難。世學、語言學、社會學的課程只是輔助的，佛法經律論的研讀，應是主軸；而且要讀懂根本、重要的大經大論。今天社會水準那麼高，出家人受的教育、應思考的層面其實很廣，如果出家人的程度，只是在普門品、地藏經、彌陀經中繞來繞去，然後就想現代的大眾大概就有點難了！

3. 佛學研究部應研究的課題

台灣辦研究所，有偏重原文或漢譯經典的不同，也各有以印度、中國或藏傳佛教為其研究主軸；中國佛教有其傳統不可菲薄、雄厚的一面，台灣去日本念博士，很多寫的還是中國佛教的論文，因為讀起來熟悉、資料好找。但整體而言，中國佛教在目前世界佛教顯得有點薄弱，因為我們自己忽略了，也沒有全方位來照顧到。在南傳、藏傳廣泛弘揚之際，如果我們真正把中國佛教特色發揚出來，會發現還是有值得讓我們肯定的地方。

另外，近五十年來的佛教，已經成為國際佛教，世界佛學教育潮流，受日本或西方影響；國際網路、資訊交流極為便利，南傳、藏傳、北傳互通消息的機會增多，所以從「研究部」開始的佛教人才，在思想理念方面，也不能侷限在中國佛教的範疇領域而已，必要注意到國際佛教的互動，要擴大視野，對南傳佛教、藏傳佛教的思想理論，乃至東方佛教在對應於西方的宗教、文化互動上，我們應如何依程度與學習的階段設計課程、因材施教，培養出甚麼樣的人才？這樣的思考非常重要。

五、僧教育的禪修成份與內容

1. 禪修之於僧伽的重要性

僧教育離不開解、行，亦即教量、證量；宗教讓人信仰，是因為宗教有感召的力量，它一定不只是一套學說、知識、理論，它有一種宗教人格與精神，這是宗教的體驗、修證境界，才能煥發出宗教師的人格與精神。所以僧教育沒有禪修，沒有「行」的重點，那就等於沒有靈魂一樣。不單是禪定而已，也包括正知見的建立、

貪瞋癡的降伏、突破我執我見的盲點，所以修行是一輩子的事情。從前高僧可以為了佛教不屈不撓、面不改色與皇帝抗爭而殉教；古時從印度到中國弘法、中國到印度取經，多苦啊！像玄奘大師他們；而這是來自修行的力量。所以僧教育的禪修絕對是重要的。

2. 律儀教育、人格教育與禪修教育之關係

律儀教育即僧團的共同生活。共住就有事，有事就要互相會商，就要羯磨。現在台灣有人重視戒律，也被視為律師，有些還不錯，但有些提倡戒律都是走入枝枝節節，在小小戒裏大作文章。小戒的威儀、從小處著手是需要的，但是戒的根本精神還是在和合。佛陀制戒本是為僧團和合，結果佛滅後，我們馬上因為戒律而分裂，成上座部、大眾部。儒家講：「禮之本，和為貴」，促成和合、達到清淨、安樂是構成僧團慧命延續的三個主軸，如果因標榜戒律而導致分裂是不適宜的。

一個道場共住就要有規約，規約分成根本大戒、中戒、小戒，有些戒是所有僧

衆共同制定，有些則屬十年以上上座才能參與決策。如同現代組織，會員大會決議何事？理事會決議何事？它有層次。共住的夏戒滿十夏、二十夏的決策層次在那裏？所有受過戒的僧人，共同參與、表達意見的決策層面在那裏？這種羯磨的運作是需要的。

另外，對於一個出家人的行住坐臥威儀、談吐、氣質的培養，也是相當重要；出家人走路沒有威儀，說話草率、用詞粗魯，如何讓人生恭敬心？如果有人持戒嚴謹，到小小戒也都要持，這是個人持戒，我們尊重個人持小小戒，但要成全大眾的和合共住精神，不能因為持個人小小戒，而導致大眾的分離、分裂，要捨小就大，不能捨大就小，這是持戒的態度。

人格教育屬於僧格教育，是相關的；禪修是內在的，威儀是表現在外的形式行為。有內在的本質與外在威儀形式相結合，僧格教育將表裏如一、文質彬彬、相輔相成。僧格教育重點在於變化氣質與個性，沒有個性不會出家，太有個性又難作人；人格教育就是要轉型我們的性格，從一

個人的氣度、胸懷、擔當的氣魄看出來。我對高僧看法，看他們修行的境界，有時候和人家不大一樣：這個人難忍能忍、肯擔當、成全大局，我覺得他修行不錯；若斤斤於自己的利益、利害關係，自己的修行成敗只是以成就自己為重點，以小小戒修持嚴謹為標榜，忽略整個僧團的互動，我會對這樣子的修行人打折扣。這就是僧格而言，佛教的領導人物、傳承的人才，就是要這種人才。歷代高僧都是這種人才，不是那種小鼻子、小肚量的。

3. 融貫「共法」，尊重差異

禪修是有次第性的，調身、調息、調心，當然還有各別根機的不同。「不立文字」適應的畢竟是少數；神秀的「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還是我們大部份人的下手處，即不離經教，「藉教悟宗」。其實印度阿毗達磨時代，部派論師們，以及發展到大乘論師出現，也是如此，龍樹、無著乃至宗喀巴等論師，他們在造論時，並未直接講自己的境界，都還是引經據典，像《瑜珈師地論》引了《阿含》；整部《廣論》也都是在引其它論師的東西。

我最近提倡的看法是「共法」，對於南、北、藏傳，大小乘，如來禪、祖師禪，每一宗派禪修差異的不同處，我們應予以尊重、傳承，但不要特別提出來，作為不同宗派的相互對立、排斥，而要把禪修的共同性，融會貫通起來。



中國佛教之命脈——禪觀教育

惠空法師／慈光禪學研究所

一、台灣佛教發展背景

在討論台灣佛教的僧伽禪觀教育之前，應對台灣佛教的發展背景，有一概念性認知。此可從佛教整體思想及具體僧伽教育內容等兩方面來談。

先從台灣佛教的整體思想來看：台灣佛教在這五十年中，發展出幾種現象，包括有(1)人間佛教、(2)印順導師思想、(3)戒律、(4)淨土等四類主體思想，可說這些思想即代表了台灣佛教的重要思想內涵。其中，人間佛教比較注重於世間淨化人心的層面；印老的思想則比較著重正知見的建立及帶動；而淨土和戒律雖說是代表佛教實踐的部份，但仍不能完全代表佛教修行的理念；戒律屬於佛教僧伽在生活中的基本儀則；淨土屬於佛法實踐的部份，但畢竟無法含攝修行全貌。所以，這五十年來，台灣佛教雖然非常蓬勃發展，但是在修行的問題上，還是給人一種漠然、非深化契入的感覺。

台灣佛教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產生呢？這是有其時代因緣之對治性的。就人間佛教來說，自明、清以來，佛教出世者過於山林化、入世者則經懺流俗；加上西方宗教文化影響，社會急遽

都市化且快速進步，一些長老們爲了要跟上時代的腳步，而有淑世的思想；翻離閉門的解脫精神，這是一種對治傳統山林佛教及經懺佛教流弊的轉化。這種人間佛教的思想，至清末民初而被大力主張；在台灣則以慈航法師、東初老和尚爲代表。而印老及戒律思想雖都有其本身的特性本質，然則，在時代因緣下，亦有其對治性：印順導師思想是對治傳統佛教的禪宗末流、宗派玄談、流俗經懺的流弊，而想找出佛教根本的正知見；戒律則主要是對治台灣佛教在日本時期，所遺留下來男女合居道場等問題；所以二者在對治性上也都有其因緣存在。相對的，淨土就顯得有源流而長遠，其追溯印光大師乃至歷代宗師，歸本彌陀經而普及僧俗，所以能夠普遍的流行。以上是略述台灣佛教發展過程中的思想原貌。

其次從具體僧伽教育工作來看：攤開各佛學院的課程規劃設計，可以發現宏法、律儀、思想、語文、技藝教育佔了整個課程的大部份，部份學院如圓光等，雖設計有禪觀思想的課程，但畢竟是極少數；各佛學研究所在佛教語文、研究方法及論文寫作等課程安排上仍佔較大比重。所以從這裡可以了解到，台灣佛教對於禪觀思想領域其實是相當漠然的！因此，在這樣的大環境下，

有一類年輕僧衆，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正面臨在這樣的困境中，甚且樂於在此情境中；另有一類僧伽則是察覺到這問題的存在，可是沒有真正重視或去思考解決、改進的方法，或無能為力，故也就隨而流之；此外，有些僧伽已察覺到這問題的重要性，也努力解決，所以就造成很多人往山裡閉關，或到外地如韓國、大陸，乃至緬甸、泰國、西藏參學修行。這就是台灣禪觀思想教育缺乏，長期下來所產生的現象。

試著分析這個問題的關鍵，我們認為最主要因素在於：中國佛教禪觀主體是以禪宗為主，而中國佛教的禪宗在台灣並沒有受到重視，所以整個禪觀思想完全落空，這是一種自然的因果關係。此可以從中國佛教的歷史發展來看：古代大德，都是以教導行者了脫生死，作為修行的歸趣；而就修行理路而言，在中國，發展出兩個比較大的禪觀系統——天台的止觀思想及禪宗修行開悟的思想。天台智者大師的思想，需要很深厚的理論，故要有很深厚的佛學基礎及閱讀能力，因此，天台的思想雖很完備、高深，可是境界太高、所需具備的教理思想太複雜，一直無法普遍展開。相對的，禪宗即顯得直截——禪宗要我們放下世俗一切名利，一心一意參個話頭或自照心源，安禪辦道三、四十年以了脫生死，這就是禪宗的思想理念。但因禪宗不立文字的思想，使大家對禪宗有一種說不出、說不清、不能說的概念，而使「禪」的思想和教育因而隱晦。到了後期不斷地發展演變，不立文字最後流為「



口頭禪」、「邪禪」、「野狐禪」，其實這已是禪宗的餘流、禪宗的式微，並不是禪宗的本意。所以說禪宗這個中國禪修的主流，發展到明、清之後就沒落了。今天，台灣佛教就是因為有遠因——禪宗的沒落，及近因——時代的對治性和因緣性，故有此禪觀教育不足的境況。現在把這一歷史背景提出，希望透過歷史背景而了知問題的存在和發生的原因。唯有清楚面臨什麼樣的問題，才會警醒到這樣的問題該如何去面对及處理。中國佛教是以禪宗作為主體，這是歷史的事實，當然歷史並不一定要絕對的延續，也並不是一種要絕對繼承或執行的制度；可是我們卻必須要認清楚歷史所帶來的影響，並澄清其間的因緣關係，進而依此推演出未來因應之道。

二、禪觀的地位與重要

佛陀的一代時教，禪法相當多，每部經典都有不同的禪法，有深有淺、有難有易，有中觀、唯識、天台、淨土、禪宗、華嚴等各種不同的宗派，這當中就有契機的問題存在。撇開契機的問題，佛陀所流傳下來的經典或菩薩祖師的論典，無論大小乘思想，若仔細去了解每部經典的旨趣，就會清楚的發現，每部經論的架構都分明指出佛法的真義——即是引導趣向解脫、菩提；無論其架構是(1)境行果；(2)因緣果；(3)信解行證；(4)戒定慧三學；(5)苦集滅道四諦；(6)五重玄義；(7)十門緣起等等，在在都指出經典

之旨趣在於令人會旨歸宗而實踐禪觀，這是非常分明之事！而非斤斤於宗派之你我、歷史之細末、版本之差異等等。在禪典上甚且指出行善亦是禪障，雖然此語是就根性好樂而論，但我們不可忽視其背後代表了整體佛法的根本意趣。

而禪觀為何是佛法的根本旨趣且作為僧伽教育的重心呢？禪觀的本質，在於「智慧」，當然智慧又必須以「定」為引發，所以說「定縛慧殺」，即謂用定把煩惱繫縛起來，而用智慧把煩惱斷除，依此才能夠得到解脫。出家的目的、學習佛法的根本旨趣在於了脫生死輪迴，而佛法的尊貴也在於能夠讓我們解脫生死。如果出家人沒有把解脫生死作為根本第一職志，迷失此修行方向，後果實在是很難設想的，因為：

第一、經典以解脫菩提為歸趣，故一旦迷失此解脫菩提之方向，則對佛經的理解就會模糊，所講出來的話就沒有意義。

第二、離開了禪觀的修習，面對心性中淺深不同的煩惱，則難以降伏。

第三、無法導引廣大眾生走向解脫之路，因為僧眾自己不了解，也沒有真正去走過。

如此以還，會使整個僧伽生命的重心迷失，連帶整個僧團的重心也迷失掉，甚至教團僧俗大眾亦不知道到底要走向何處？如此佛教生命力就會衰微。因此，如果青年僧伽沒有認識到解脫生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根本性，則僧青年將沒有未來、沒有真正生命的安頓處。這一問題會像推骨牌一樣，使整個佛教生命力自然產生退化、衰微，甚至凋零。

所以，確立解脫生死之信念，是出家本懷第一重要之事，如果僧伽沒有這樣的認知，那麼這個僧伽的生命和目標就是模糊的；唯有確立正確的信念後，僧團才能夠健全，一切才會有著落、有根源，才會有活水源頭，才能夠開展出佛法的種種境界。

三、確立僧伽解脫之信念——「禪修教育」

要使家人確立解脫的信念、步上解脫之路，最後得到解脫，簡單而言，就是「禪修的教育」。透過禪修教育才能夠真正圓滿出家的生命，也才可以把僧團、所有佛教徒和廣大眾生，引導到解脫、菩提涅槃之路。這種教育基本上就是「信、解、行、證」。

不同的宗派對信、解、行、證付予不同的深淺概念，我們現在試著從便於理解的立場加以定義詮釋如下：

信——是對道心的信念，及對為什麼要出家？為什麼要修行？等等問題的揭露與理清，對於解脫生死產生無比的信心。

解——對於修行問題很瞭解，對修行的方法和各宗各派的理論、方法的好壞及彼此的差異點都很清楚。

行——有實際操作的方法和技巧，而且有一些人共同修學和互相勉勵，由近及遠，由淺至深，一路走下去。

證——如法修行，由此進入禪定的境界和得到不同的智慧。因時空差異、社會環境等因素，古時禪師只要領導一群人安安靜靜地修行即可，不必講太多教理；現代則不同，知識發達，

漢、藏、南傳各宗派思想交流密切，也有很多新異教、新思潮出現，並衝擊僧伽教團。所以，我們必須要適應當時的衆生，對古代宗師修行的理路，稍作一些詮釋與疏理。

前既已了解修行者信念的建立與認知的重要性，故有必要在僧伽教育校園裡，安排一些修行的基本理論，並作澄清。這些課程有些佛學院及道場約在十年前也慢慢在重視而且設計，但就現階段而言，是希望在既有的教材及系統中，能作得更好：譬如天台的釋禪波羅密、小止觀都是很重要的課程；又如清淨道論、參話頭、默照禪等禪宗修行思想理論都逐漸被提出來；加上現在南傳禪修理論及密宗禪修理論的刺激，已慢慢形成各宗各派禪修思想的交會，因此有必要把這些思想理念，有系統地介紹給青年學僧。此外，還必須要有實地的操作課程，也就是青年僧須要花幾年的時間在禪觀的教育啓發之下，有理論的教學，也有實際的操練，在透過理論及實際操作之後，令青年僧慢慢地自然好樂禪修而在僧團中繼續延續其生命，以禪修作為出家生涯的中心而繼續前進。

所以，青年僧在其初出家的十年成長過程中，是不是能夠順利地接受禪修教育，對於僧青年的出家生涯，是非常重要的轉化及引導的關鍵點。因為如果今天不去塑造及帶領出此一修行解脫的方向，他們必然會走向弘法、走向建廟、或是走向辦佛教事業，下焉者流俗感應赴衆，上焉者走向研究思想、寫文章、著書立論做學問去。所以對青年僧出家生涯的最好照顧，必然是在其初出家時能有很好的禪修教育，讓其初出家的起點能穩固。當然，

禪修仍然必須以戒律作為基礎，因此在禪修之前的律儀教育是不可忽略的，台灣佛教一些戒學的道場都有很好的典範，有很好的法師作為榜樣，可以截取他們的軌則及經驗來實行。而淨土宗一心念佛往生的精神，更可以作為禪觀的典範來看，如靈巖山寺嚴格的管理及一心念佛求往生的理念及實踐的精神，都是台灣佛教界僧伽教育很好的榜樣，此即是以實修、實踐為主體、為前導的典範。

我們從現在開始努力，把眼光放在三十年、五十年以後，經過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六十年，佛教就會出現一批有經驗、有理論、有實證功夫的禪修耆宿長者。所以好的禪修理論教育及長期實際用功鍛鍊，是造就未來禪行者所必要進行的方向，也是中國佛教未來延續發展的命脈！希望透過這問題的提出，能讓年輕僧衆重視這個問題、能夠對這個問題有所反省。庶幾希望僧青年能夠有自己修行的理念，以及實踐的法門，能夠在修行路上走得安然、安心，真正把僧團、佛法提升上來。也唯有透過禪修教育，每位僧伽才能確立出家的本懷，掌握自己想要走的路、走出人天師範的楷模來！



談僧伽禪修教育

宏吉法師 / 南普陀佛學院

一、僧伽禪修教育的界定

「禪修」，就修行人而言，應該是熟悉的。它常代表著「禪定的修習」，也就是修習四禪八定，以獲得現法樂乃至勝知見等利益，不過，這是通於外道的。若就欲求解脫生死的僧伽來說，它是具有更深廣意義的，那就是「修習諸靜慮功德，資以照破無始無明，以開顯究竟圓滿智慧的過程。」更直接地說，「禪修」就是「證悟法界實相的修習過程」。

這修習過程，自來便依眾生根機的淺、深，而有兩種路徑：

(一)聲聞禪修：聲聞人依於出離心，而斷集滅苦思欲取證，於是藉由修習禪定來加強緣起性空的慧觀，以破除根本我執及見思二惑，終而證入寂滅涅槃，得阿羅漢果。所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二)大乘禪修：大乘人依於菩提心，不急求自證；為救拔一切眾生苦痛故，以諸方法修習禪定任持空慧，廣造一切利生事業，而又了知實無人、我乃至一切利生事業可得，這是大乘依於禪波羅蜜而至佛道的修學。所謂禪波羅蜜者，如《大品般若經》云：「云何禪波羅蜜？須

菩提，菩薩摩訶薩以應薩婆若心，於諸方便入諸禪，不隨禪生，亦教他人，謂之禪波羅蜜。」所以可知，大乘禪修是以成佛為根本目的，修諸禪法得入空慧而不取證（大悲心故），以空慧力故，大作一切夢中佛事，成就佛道而又實無佛道可成。

從大乘的角度來看，「僧伽禪修教育」可說就是成佛的實修教育。以下將依據大乘禪修的意義，來談有關台灣僧伽禪修教育的一些看法。

二、台灣佛教的禪修教育概況

民國七十年代解嚴之後，僧伽出國參學便利，因此得以參訪南傳聲聞禪法，以及藏傳密教佛法等。而許多僧青年在接觸這兩個系統後，覺得他們的實修理論明確、又多有善知識指導，修習後身心很快就有覺受，乃至能息滅當下粗猛的煩惱；相較之下，漢傳系統幾十年來，在實修方面不論是念佛或是參禪的方法，似乎很少有成就者，法門契入之次第好像不明確、而明眼的善知識又不知在何方。所以在與南傳、藏傳佛教的比對下，突然照見漢傳佛教在實修上的薄弱。故近幾年來，有許多僧青年紛紛往緬甸、泰國、印度、西藏學習，甚至有人激烈地批評漢傳佛教「口口說空，行在有中」、「毫無次第」而棄漢傳而去。漢傳佛法已傳入中國二千年，有成就的歷代祖師比比皆是，為何到今天才突然發覺這些都沒有用、都有問題？台灣佛教在實修方面的薄弱，是法的問題嗎？曾經是世界佛教中心的漢傳佛教，今日為何都一無是處了呢？

事實上，這必須從諸多因緣來觀察，才不致失之偏頗。這幾十年來台灣佛教實修薄弱的原因，主要在於大時代的共業因緣：五十年前由於台灣歷經日本壇家佛教的洗禮及民間性台灣齋教的興盛，正統的漢傳佛教根本無法傳入，建築、思想都受日本化甚深的影響。大陸淪陷後，許多尚待養成的年青僧伽，隨政府來台，面對政局的不安定、省籍的隔閡、物資的缺乏，傳播佛教正統教義自然遭遇許多困難，乃至很多大德都受到白色恐怖的加害。所以在那個時代，別說弘揚正法、實修實證，可以說就連立足、安頓生活都有問題。

在如此惡劣的時空背景下，爲了先求得一立錫之地，當時只好（也只能）藉由世俗的方便法來接引信衆，如：講通俗佛法、辦法會、應付信徒籌資蓋廟等，從教法弘佈至建寺安僧，皆不得不隨順於世俗諦，爲了讓佛教能安立於台灣這塊土地上，在實修層面上就相對的難以深入，這可說是台灣佛教慘淡的植根時期。所以台灣佛教實修薄弱，主要爲時代動盪所致，所以並不是漢傳佛教無實修方法！如果中國佛教是在這種錯誤認知之下而被摒棄，實爲衆生之悲、爲吾等之過！

於此時空背景影響之下，台灣佛教四十年來之僧教育在實修部分亦同樣顯得薄弱。如佛學院教育，多半依據世俗教學架構，來設計學程及作息，而且爲了因應台灣佛教世俗弘化的需要，還開設許多插花、書畫、電腦等課程，這種世俗弘化導向之安立，也逐漸導引出重義解而輕實修的學院風氣。即便是要施設實修課程，也總受限於實修師資缺乏，而有所困難。因此，在這樣先天

不足，後天又失調的情況下，台灣僧伽禪修教育，便每下愈況！

佛學院教育，本來就應該培養能實修實證的修道人，即便是深入經藏，也是爲了實證而義解。但是，由於前面所述的因緣影響之故，以致現前的佛學院教育，多過於注重學術研究，甚至許多人還以學術成就，作爲其修學佛法的主要目標。

如果從祖師大德的修學過程來看，雖然也有很多祖師學富五車，研究法義，精通三藏；可是他們都有個共同特色，就是他們都具極爲恭敬虔誠的信心，以全生命投入，透過解行相應而趨向實修實證。若只是重於文字義解，則終究要落入人類思惟的巢臼，自然會受六根的拘束；而人類的六根作用是何其狹小！要以這些有限的經驗，來解讀超越人類太多太多的智慧內涵（即佛道的內涵），差距是很遠的。祖師大德常比喻，文字是指頭而不是月亮，我們這一代太看重文字的解析比對，不知道許多時候是要放下文字，透過身心的行持，如拜佛、念佛、拜懺等種種方式，去體會感受世間種種的現象，乃至透過儀式化的身形訓練來降低我執、降低我們對思惟、思辯強烈的執著。經由身心實踐的行持當中，慢慢才有可能看到實相的月亮。但是現前很多佛學研究正好

